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七十一回 鬧新聞兼連舊案 寬重法姑置輕刑

話說華榮自騙了陳鳳鳴兄弟五百銀子到手，歡喜非凡道：「此番這場買賣，倒還順利。也是我的運氣，若不遇見賀家，問明細底，亦是枉然。但可惜那一千五百兩，是不得到手了。」這兩日皆在城外船上，未敢進城。打聽得學院覆過了試，並沒有動靜，心內很為惦記。趁著晚間，混進了城，遮遮掩掩來至學院衙前，見照壁牆上高高貼著簇新的榜示，看到第五名文生，正是陳鳳岐名字。華榮好生喜悅，暗忖道：「該應是我的財父，若就這麼開船去了，豈非便宜了他兄弟。」此時毫不怕人，遂理正氣旺的來尋鳳岐，覓那未付的銀兩。到了書房，先向風岐道賀，風岐亦再三稱謝不盡。華榮即問到風岐何處去了？風岐道：「家兄正因閣下之事，晚間去會個朋友，尚未回來。日前承蒙雅愛，又蒙賀二爺從中照應，理當早早如數措齊，待閣下來取。實不相瞞，寒舍那裡有一項巨款放在家內，昨日同個至好朋友相商，約定今晚說話，所以家兄忙著去尋他。大約總要二更以後，方可回來。請你閣下先回衙門，明日一准午後，愚兄弟在家奉待，斷然如數兌交，決無他說。但請放心，並望代為致意賀二爺聲。」

在鳳岐這番話，亦係盡情盡理，人總可行。無如華榮自知這件事，是個撞騙買賣，刻不容緩。又疑到鳳鳴兄弟莫非有了風聞，故意和他扭難，不如爽性再詐他一詐，看是何光景？便撻下臉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好大件事，還要左一趨兒右一趨兒前來請安麼？你兄弟買了便宜不覺得。若是別人，在前五名內，尚要加倍呢！原是成全你的，這幾個錢兒還不夠我與賀二爺零用。你如不願意，爽性說一聲兒，我就走開，斷不致黏半句牙兒，討你笑話。」說著，又在桌上使勁拍了一下道：「我們抬舉人的，別要認錯了。既有手段成全人，亦有手段弄人的巧兒。不要胡塗罷，在閻王老子面前，尚欠得下鬼債麼？」

華榮一面發作，一面即口中夾七夾八的亂罵。可憐陳鳳岐被他罵的滿面通紅，惟有一旁連連施禮道：「閣下休得如此，愚兄弟土居在此數十餘年，難不成為這件事，今夜逃走麼？實因一時措備不及，有累閣下再待一夜工夫，明日定然奉上。若說我們生心圖賴，更無此理，青天在上，若存此心者，即非人類。」

彼此正在書房計較，卻好走進兩個人來。也是華榮該數晦氣，碰見這兩個對頭星君。來者是誰？卻是陳鳳岐同案新進的好友。正走到門前，聽得有人在內拌嘴，急忙進來，見一個不相識的人，在那裡拍桌敲台的叫罵；鳳岐又陪禮不迭，未知何故，同聲問道：「鳳兄為什麼事件？說出來，大家排解排解。」鳳岐抬頭見是同案的朋友，益發難過，不免臉上一紅一白，滿口支吾，恨不得推了他們出去，生恐華榮說出真情，惹起輕薄他。

兩人素昔知道風岐口鈍，也不介意，即走過來詢問華榮。忽見陳家的家丁，上來道：「請兩位爺，這裡來說話。」原來鳳鳴躲在書房旁廂，聽他們動靜。又見華榮發作，鳳岐拙口鈍腮的，對答不上，甚為懊悔道：「我不該避他，反討他沒趣。若是我在外邊，不致如此，此時反進退兩難。」又見他兩人去問華榮，忙著叫家丁請他們到後面坐定，將細情由頭至尾說了一遍。他兩人方才明白，便齊聲道：「這卻何妨，待我們開發那姓華的去。」一齊仍到書房，向華榮道：「適才之事，我等盡知。此事雖蒙閣下與賀二爺盛情，亦要陳鳳兄的文章合了學院大人的格式，方有指望。相巧今番題目，皆是鳳兄以前作過之文，憑公而論，文居一半，力居一半。不怕老兄見怪，謝資也只好一半了。就是鬧到學院大人面前，他抄的窗課，並非陳文，亦沒有罪過。在我們愚見，老兄不如留點交情，好待日後相見罷。」

華榮見他兩人語言鋒利，亦想借此收場，即如一半，還派我五百呢；但是一時怎生掉轉口來，便硬著頭皮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，硬來作主麼？想必是陳家兄弟居心圖賴，先請了你們來幫襯說話的。好在我先已說明，只要他兄弟說聲不給，就算了，再累他的步，同我到衙門一走，當面回聲我們的賀二爺。不然姓賀的還要疑我欺了他呢！」那兩人未待華榮說完，即連聲說道：「風兄就陪他到衙門裡去，我們也一同隨往，倒要見姓賀的是什麼三頭六臂，雖不成學院大人叫他出來受賄麼？」說著，即一迭聲的叫走，不由華榮做主，扯了往外即行。風岐亦只得跟了出來。

華榮此時欲罷不能，心內卻十分著急，明知鬧出來，於自家有礙；外面卻不便形於顏色，那麼一來，他們分外不放我走了。

亦起身故作咆哮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，天下那裡有這般不講情理的人。要走就走，你們若不面見學院，也不成漢子。」遂一齊直奔門前。風鳴起先原欲請這兩人做個排解，忽然他們又鬧了起來，更加著急，跺足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，不善於調停就罷了，怎麼夾在內裡來鬧岔頭。」急急隨後趕出，高聲道：「諸位請回，從長計較。不可為我家的事，反傷了你們和氣。」華榮聽得有人招呼，意在借此下台，停住腳步。風鳴趕到，再四勸說。

眾人正在大門前喧嚷，適值連兒同一個家丁走過。連兒見一家門內，多少人拌嘴，舉燈一照，見是華榮，便道：「華二哥因何在此淘氣，為什麼呢？」華榮見是連兒，不由心慌，順口答道：「賀二哥，你不知道。他們要同我去尋你們衙門裡賀二爺去呢！」連兒聽了，失笑道：「怎麼說？見了我尋我做什麼？」

人眾聞說，方知來的即是賀姓。風鳴越眾上前，扯住連兒道：「尊駕是賀二爺麼？請進來，好說話。」連兒尚未答言，那同來的家丁仔細將華榮一認，不禁怒從心起，不分皂白，將華榮一把抓住，大罵道：「你這混賬的忘八崽子，我只當你逃走高飛，再不見人了。不意天網恢恢，猶在這裡碰見了你。你騙姓劉的銀兩也罷了，累得我們挨足了罵，『還要送官處治。至今提起，猶覺寒心。』」華榮被那人罵的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發，惟掙著要走。

連兒忙走過來道：「怎麼王二哥與華二哥為難，真令人不解。」那家丁道：「賀二太爺，你知道他是誰，他是嚴嗣陵呀！在南京城裡，假充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公子，騙了我們舊主兒劉蘊六七千兩銀子去。彼時小弟正在劉府，因他這件事，我們同伙八九個人，幾乎沒得過身。你想可恨不恨麼？他而今竟敢公然在這地方出頭露面，又不知想騙誰了？亦是我們舊主兒做鬼有靈，遭他碰見我的。」

連兒聽說，恍然大悟，即轉身問鳳鳴道：「你家田什麼事一呢？」此時鳳鳴人眾都聽呆了，見連兒問他，忙將前後各情細說出來。把連兒直氣的跳了起來道：「還了得麼！他騙陳家銀兩，又拖累我在裡面。這個風聲傳說到我們主兒耳內，那才是生一百張嘴，沒想分辯得清。真正我做夢也料不到，原來他和我百般親熱，是想要我命的。」又對人眾道：「你們在地的人，卻一個都不能走開。我去回明學院，大伙兒總不受累。你們放他走脫，就同你們要人。」說著，匆匆而去。此時人眾盡皆徹底了然，又問了那家丁的原由，無不唾罵華榮。

忽見連兒帶著數名戈什哈進來，連兒指著華榮道：「他是要犯，其餘均是見證，總帶了去候大人發落。」戈什哈齊聲應答，即將華榮鎖起，帶著人眾一齊向學院衙門。連兒先到裡面回明，伯青道：「可取我的名帖，並一千人證，送到府裡去。請馮大人從重根究，切勿稍寬。你也是案中人數，要在這裡伺候的。」連兒應了聲退下，遂持著伯青名帖，仍叫戈什哈帶著人眾，直奔府前。府裡見是學院大人處發來的人犯，不敢怠緩，急忙進內稟報。二郎正坐在內籤押房，檢點日間公事。忽聞伯青打發連兒親來，還有一千人證，知道出了大事，叫先喚賀二爺入內。連兒上前請了安，一旁站立，將前後細情一一稟明。二郎點頭道：「你在外邊伺候著罷。」即命傳話升座晚堂。

少頃，二堂上燈燭點齊，全班書役俱到。二郎升了公座，先吩咐帶祝大人家丁賀連升。連兒上堂跪下，仍照適才的情節，回了一遍，二郎命跪在一旁。叫帶陳鳳鳴兄弟與那兩人上來，一一問過。又帶上那家丁細問，那家丁道：「小的名叫王貴。數年前，曾在南京劉府服役。『』即來了這嚴嗣陵，如何誑騙，如何脫逃，『後來劉蘊得了瘋病，小的才到杭州來的。因冷桓冷大人是小的舊主，特來投奔。目下家主升了臬司，差小的到湖州來見學院大人投遞書函。今晚與他家賀二爺出去吃酒，路遇嚴嗣陵在陳家吵鬧，又改名叫做什麼華榮。小的一時想起舊主劉蘊，受他坑害送命，才上前抓他的。要求大人作主，替舊主雪恨。』」

二郎聽畢，亦點點頭道：「你倒很有良心，還記得舊時主人。」吩咐暫退，即叫帶華榮上堂。二郎笑問道：「如今不做順天府尹公子，又來充學院大人的親隨，你倒很會變著法兒騙人。你究竟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？從直說來，免得吃苦。」華榮見前後事情均皆敗露，又有這一千人質住了他，料難抵賴，便歎了口氣道：「不勞大人用刑，小的直供就是了。小的本姓嚴，叫個嚴華榮，河南人。自幼父母雙亡，流落京中，投身在東府裡一年有餘，丟去嚴字，單叫華榮。蒙王爺恩典，頗為調劑。手內有了錢鈔，不無三朋四友，終日遊蕩。結識了個姓溫的，是山西省人，慣會燒煉假銀，遍遊天下。他因頭臉太熟，生恐被人識破，即將此法傳授小的。不合一時胡塗，信他愚惑，即辭了東府差使。一伙兒有十餘人，來到南京，裝著順天府尹嚴人人的少爺。恰好碰見劉蘊，也是他命該晦氣，騙了他五千多兩銀子。後來陸續又往江西湖廣等處，騙得若干。今番來到此地，並不敢冒充學院大人的家丁，因陳鳳岐在茶舍內說出心事，小的見他有些傻氣，故意欺他是實。他兄弟即相信不疑，先兌了五百銀子交與小的，面允事成全數兌清。不意他竟進了出來，據說他是抄的陳文。大人明見，人心是不足的。今晚小的到他家內，想詐那一千五百銀子是有的。若說賀二爺，小的本不認識，日前在茶舍內會過兩次，並未同謀。要求大人格外施恩，姑念小的只騙了他五百銀子，亦是他心服情願。」二郎聽完，搖頭道：「你這奴才，還了得麼！省城之中，居然任意誑騙，毫無忌憚。你那些同伙的人呢？」華榮道：「總在城外船上住著。他們一總都沒有進過城，此事皆是小的一人的勾當。」二郎吩咐畫了供，又將鳳岐叫上，細問他如何抄錄陳文？鳳岐道：「文生所抄，並非陳文，實是從前作過的窗課。大人若不相信，請大人吊取文生的原本閱看。」二郎道：「你們總靜候學院大人發落，碰你們的造化。」遂命原差，將一千人證管押。吩咐連兒與冷府來的王貴，均回衙門。

次早，二郎坐轎來見學院。伯青在衙內早經得信，又有連兒回來稟明審問原由。今聞二郎前來，即忙請見。二郎見面請了安，一旁坐定。伯青道：「可不是笑話，外面鬧出這麼大的新聞，我尚不知。怎麼又有連兒夾在裡面？這奴才而今非比以前，竟萬不能交代他的重任了。也不知封鎖衙門，關係不小，他總司稽查，尤非小故。竟敢和人家杯酒往還，以致華榮冒充我處家丁舞弊賣法。推原其故，總是連兒不好。再則陳鳳岐，不思以自己學問求取功名，反勾結華榮，行險僥倖，亦是個素不安分的人。前日我看他所作文字，尚然通順，既有如此筆下，何以又求別人的捷徑。我恐其中尚有搶替等情，要煩貴府切實根追，務要水落石出。我這裡一面行文學官，將鳳岐即行斥革。連兒亦有應得之咎，總望從公辦理。專候貴府詳上來，好歸奏案。這宗案情，與我關防大有乾礙，只好自行檢舉，請旨發落。」

二郎聽伯青說完，起身復又請安道：「此事尚求大人成全，卑府猶有下情細稟，請大人借一步說話。」伯青亦起身道：「甚好，我們正要商量著如何辦法？」便邀著二郎，來至內書房坐下。家人獻了茶，一概退出。二郎道：「伯青，你可知陳鳳岐與小儒是一族麼？」伯青道：「我怎麼知道呢，楚卿何以曉得？」二郎遂將前後細情，一一說明。又說到鳳岐，「是碰見窗課，並非抄襲陳文，情尚可原。二則如斥革了他，未免使小儒等人難過，我們不知細底就罷了。但將華榮從重究辦，他在堂上供有同謀多人，我總沒有查辦，這件事，若認真辦起來，你亦有處分。不若這麼就湯卷餅的，最好交代。我去辦，包你不錯。連兒這孩子亦由心地老實，才受了華榮的欺騙，實在沒有別的心腸，你倒不要過於委曲他。不過辦事粗心些兒，警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」伯青聞說，半晌無言，方道：「陳鳳岐未免便宜他了。煩你就這麼辦罷，切切要辦得妥當為上。」即當著二郎，將連兒叫上，痛罵了一頓。連兒自知不是，跪在地下，惟有碰頭口稱該死而已。二郎又勸解了半會，伯青方喝退連兒。即留住二郎吃了午飯。

二郎方回衙門隨即升堂，將鳳岐兄弟切實申飭了一番。此時，鳳岐已知學院大人要斥革他的功名，幸賴府尊再四求情方免，心內著實感激二郎不盡。所有一千人證，概行釋放。華榮所供同伙多人，施恩一概免究。只將華榮當堂重責四十大板，發縣永遠囚禁。二郎發落已畢，即備文申詳上來。伯青見了，亦無話說。過了數日，湖州府屬考畢，即起馬接考紹、寧等處。

單說華榮的一班同伙，即有溫家在內，在城外得了消息，聞華榮被府裡拿去，審出實供，必然要扳累到他們身上。急將船上餘資及細軟等物，人眾瓜分，各逃生命。遙想這乾人，天地亦不能容，無非遲早些兒總要報應。

再說華榮在府堂上打得皮開肉綻，寸步難行，又上了全身刑具，永遠囚禁。到了縣裡，身畔分文俱無，那裡來的使用。終日半饑半飽，棒瘡又十分沉重。不上一月工夫，早嗚呼哀哉，死於禁所。管禁的忙稟知縣官下來相驗過了，即拖出掩埋。此乃騙人的收場結局，亦是他自作自受。想上年在南京，拐騙了劉蘊，將一座堂堂的劉相府，弄得瓦散冰消。瘋的瘋了，走的走了。後來劉蘊成了餓殍，還虧小儒垂念舊情，備棺埋葬。雖說是劉蘊的報應，亦由華榮所害。故而今番華榮亦死於官法，足見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。

二郎自力，過此案，想到陳鳳岐是小儒一家，我代他百般周旋，小儒那裡知道？再則上年南京城內，無人不知嚴嗣陵騙了劉蘊銀兩，提起來皆要唾罵。真正順天府尹嚴有王那老頭兒，是那裡的晦氣，平空的弄出一個冒名兒子，惹得人人罵他教子不嚴。我不如寫封書函寄與小儒，既可表明我代鳳岐一番美意，又可代嚴老頭兒分辯清白。想定主見，即回後堂，說知小黨。一一卻值小黨前月得了一子，取名馮增。一一叫進一名家丁來，吩咐他明日即動身到南京陳大人處投遞，須要守候回書，再回來銷差；又賞了路費。家丁接了書函等件，下來自去料理，來日一早起行。未知陳小儒等人接到二郎來函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